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赵海珍著 梅雪译
《光之护卫》

写实的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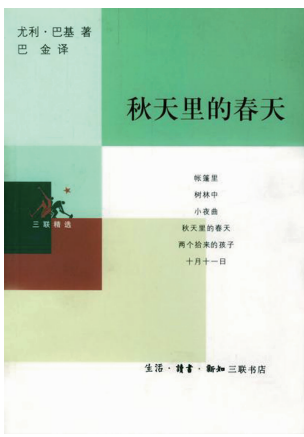
□张怡微

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朝鲜语口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马畅，在她的毕业论文中附录了一篇韩国青年作家赵海珍的短篇小说译稿《琉璃》，并对自己的翻译实践作了详细的分析。《琉璃》是为数不多中文世界引进的赵海珍小说之一。小说的女主人公是水产店家的长女，在大学教写作课，可惜并不是全职教师。她身世沉重，少女时期曾有被侵犯的经历，但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对这段创伤冷漠处理，令她对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特殊的感知。长大成人后，她在一所普通高校心事重重地教着书，时刻担心下学期就会被解聘，她依赖学生好评但上课却时常迟到，讨厌同事却害怕失去工作。当生活的破碎感频频向她涌来时，她与一位向他示好的男同学展开了仓促、临时、无疾而终的感情。所谓“琉璃”，不只是因为女主人公名叫“韩琉璃”，更是因为她能在日常世界之外，看到一个超验的生活世界“琉璃城”。关于“琉璃城”冰冷、断裂的景象，悬置于小说结构的过门处，时不时突兀地中断写实的节奏。在这座回忆之城，人们彼此伤害，城中到处是破碎的、裂开的玻璃和粉碎的人。初看如此身世坎坷又没有找到精神生活出口的女主人公并不稀奇，哀伤的情绪和自相矛盾的行为动机也稚嫩如“青春文学”。尤其是小说结尾处，作者点明韩琉璃仿佛置身于一个密封的玻璃球，既走不出去也阻挡着他人的进入。《琉璃》作为2012年第36届李箱文学奖作品集收录的作品，是我们了解赵海珍情感结构和艺术理路的路径，因为多年后，这个“玻璃球”在赵海珍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光之护卫》中再次出现，就仿佛“琉璃世界”的重启，只是这一次，赵海珍拿出的“玻璃球”变得更大、更坚硬了，成为“水晶雪球”。球内冰天雪地，好像进阶的内心。

《光之护卫》的主人公是报社记者，因采访工作与20多年前的中学同学、摄影师权恩重逢。当时权恩拍摄的对象是战乱地区的新闻图片。采访快结束时，咖啡馆外大雪纷飞，权恩无意间呢喃：“发条停了的话，旋律就会停止，雪也会停的吧？”在“我”看来，权恩所在的那个世界就是水晶雪球，她决定去叙利亚难民营工作的时候，“我”看到的球体变成了“镜子前化妆的年轻人去想死去的恋人时那双湿润的眸子”。球内有严酷的人类战争。权恩观看世界的方式，出自她欣赏的摄影记者赫利格·汉森。汉森的纪录片《人，人们》中，有一位叫阿尔玛·迈尔的犹太女性，她的独子诺曼·迈尔与汉森一起经历了一场恐怖袭击，最终诺曼遇难，而汉森幸存了下来，他拍摄了一些阿尔玛·迈尔的影像，记录了这位受难的音乐家曾在躲避屠杀的孤独岁月中，无声地演奏心中的乐曲。“我”在曼哈顿电影资料馆看到了这部纪录片，后来得知权恩因摄影工作面临瘫痪风险的消息。权恩会给已经过世的阿尔玛·迈尔写信，在这徒劳的倾诉中，还夹杂着给“我”的一封信。信件内容与叙事线相互暗示，原来权恩的第一台照相机是“我”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偷来的。两个人的命运因冥冥之中的联结，迸发出只有她们能彼此看见的精神光芒。另一篇与《琉璃》的艺术设置暗暗相关的作品，则是《散步者的幸福》。故事中的已经执教20年且即将失业的大学哲学讲师与她的中国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之外展开了艰苦的精神跋涉，探讨活着的意义，小说写到“如今那个世界已经拉下卷门”，可见堡垒再现，无论是跨越国境线，还是遁形于精神生活，“那个世界”森严如昨。

总体而言，“惊奇”系列的这部小说集《光之护卫》十分好读，考量到“惊奇”系列的第一部畅销作品是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激情耗尽》，两部看似完全不同背景的作品纳入到同一系列中，能看到策划编辑的意图，即展示20世纪女性的孤独与传奇。孤独并不稀奇，传奇才振奋人心。赵海珍出生于1976年的首尔，2004年荣获《文艺中央》新人文学奖后步入文坛，随后又屡获大奖，出版有长篇、短篇小说集等作品多部。南京大学的徐黎明曾就2020年韩国文学思潮写过一篇文章《疾病、场域、权力之下的文学突围》，提到了韩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叙事空间正日趋世界化。包括青年作家金成重、白秀麟，以及之前谈到的郑世朗，他们都将小说发生地、小说人物的背景设置为跨文化的世界背景。难怪在今年，旅居美国的韩裔加拿大导演席琳·宋所指导的电影《过往人生》会取得如此良好的口碑。它的受众，也许和新世代的韩国文学所呈现的“世界化”是重合的。韩国女性不是刚走出世界，而是已经走出韩国十五年、二十年，她们的精神世界所建构的文化重逢，宛若赵海珍笔下的玻璃球世界——“那个发条停了的话，旋律就会停止，雪也会停止的地方”（《光之护卫》）。

微言达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匈】尤利·巴基著 巴金译
《秋天里的春天》

春天是不会灭亡的

□陆远

1947年11月14日，西北野战军二纵27岁的战地记者杜鹏程在急行军途中第一次读到巴金翻译的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的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文章写得这样好，真是令人百读不厌”。那一阵子，杜鹏程随军在晋南大地奔袭，平均每天徒步40公里，阅读多少能舒缓他身体的疲乏，在北国深秋带给他春天般的温暖。

时间回到16年前，同样是深秋时节，同样是27岁的青年巴金，在上海闸北的亭子间只用了一个星期就译出了这本《秋天里的春天》，其间泪水几次润湿了双眼，对他来说，这感动的眼泪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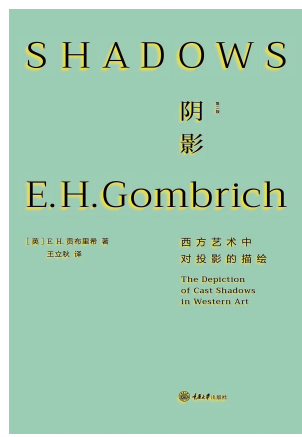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被这本薄薄的小书打动的，远不止巴金和杜鹏程两位青年，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有读者说自己是“在地铁里哭着读完了”这本书。

《秋天里的春天》描写了短短两天之内，同病相怜却命运悬殊的一对少男少女间迅速萌发又遽然凋谢的纯美爱情。父母双亡的少年亚当被贵族拉伯采在战场上救出并抚养长大，成为受人尊敬的“中学生老哥”。10月9日这天，亚当好奇地走进镇上新搭的一座帐篷——游方艺人兼占卜师巴达查尔师傅和小丑弗里多林要在这里做两天的演出。第二天，亚当上课途中邂逅了一位“如春天般活泼新鲜”的林间仙女——她是被老艺人养大的女孩，名叫夏娃。就这样，两个“拾来的孩子”一面问一面答，既觉得这是值得一哭的伤心事，又感到“春天”开始在深秋里绽放。失魂落魄的少年赶到教室，数学老师巴南约席先生责问他为什么迟到，少年壮起胆子回答道：“因为春天”。巴南约席先生把这个“愚蠢的借口”讲给同事们听，办公室沉寂了，在那一刻，“春天偷偷地走进了秋天里来，用它的温暖爱抚了那些严肃的教员们的心”。这天夜里，两个饱经沧桑的老艺人，在烛光里谈起一手拉扯大的掌上明珠夏娃（他们管她叫“小太阳”）。尽管他们已经走入人生的晚秋，似乎也洞穿人生实苦的道理，却仍然笃信一对小儿女彼此暗生的情愫就像充满希望的春天，“会把它的全部温暖注射进我的衰老的心里。”夜深了，少年亚当在少女夏娃的破帐篷外奏响小夜曲，在他俩的心里，现在就是春天，“秋天不过是外表罢了”。这首纯爱的诗篇，在10月11日达到高潮——也意味着它即将谢幕。亚当的同学们偷偷安排了仪式，他们涌向卖艺人的帐篷里，他们带来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向“小太阳”献上的鲜花与祝福。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巨大的感动中，巴达查尔师傅说，“从青年的心里流出来了更多的奇迹，比从每个出色的魔术师的杖下流出来的更多了不少”；调皮的富家子弟保罗说，“即使一百个巴南约席先生断定说今天是10月11日，现在依旧还是春天”。就在这个“秋天里的春天”令人沉醉的晚上，爱情的剧目落幕了。火车载着卖艺人远去，消失在夜色中。亚当打开夏娃给他的告别礼物，那里面是一朵白色的雏菊和一缕象征永别的卷发。

《秋天里的春天》本来就文辞优美著称，巴金的一支译笔更增色几分，正文之前那篇尤利·巴基的自序，不过短短两三百字，却能直触读者的心弦，特别适合在落叶缤纷的林间午后反复吟哦。然而这本小书的魅力尚不在此，而在于其兴味的含蓄隽永。所谓隽永，是指作者通过文本想要传达的心意以及读者对这种心意的揣摩和感受，往往通过一种婉转回还的方式呈现出来。换句话说，每一位读者，每一代读者，乃至每一次阅读，或许都会有不同的体会——灰姑娘与王子的凄美爱情悲剧固然会让无数人潸然落泪，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不过是重复一个俗套的一见钟情和相爱不能相守的桥段，谈不上有多高明；而巴金这本书展示了那些地位卑下、生活惨苦的底层人在“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一样的龌龊外观下藏着的纯洁的靈魂，似乎也只是表达人道主义者的一贯立场，令人感动却未必深刻。

然而在我看来，亚当和夏娃当然是故事的主角，而巴达查尔师傅却是整本书的“题眼”，作者借这个沦为卖艺人的落魄贵族之口，认识到人生本质的虚幻无常，“灵魂是在两重的路上巡礼着，生只是在寓言，梦也只是在寓言”，“可怜的人，他忘记生和梦的路是无穷的，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只有外表……他生活，挣扎，休息，创造，杀人，都是因了而且为着这个外表”，“什么东西存在呢？就是许多外表的定期运动，这个运动就产生出时间、空间、生、梦、死等的幻象”。人生如梦幻泡影，佛陀选择的是放下执念，以俟来世，巴基选择的却是“相信未来”，他用“含泪的微笑”编织爱情的寓言，这种“直率的乐观主义”，不仅不肤浅，而且坚定而强韧。

删人快语



重庆大学出版社
【英】E.H.贡布里希著 王立秋译
《阴：影》

影子的观看之道

□蒯乐昊

《古印度史诗》中有一个故事，美丽的达摩行蒂公主与那罗王子相爱，在选婿大典上，有四位天神沉迷于达摩行蒂绝世的容颜，于是下凡来捣乱，他们幻化成那罗王子的样貌，也加入了候选人的队列。达摩行蒂公主犯了难：一下子出现了五位心上人！在虔诚地祈祷之后，公主突然发现，在五个求婚者中，有四个人脚下没有影子，只有一位双脚着地并投下了真实的阴影，那才是真正的罗王子！

人类很早就发现了光线和影子的关系，也学会了用影子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埃及人就发明了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日晷，影子像太阳的脚，它在大地上行走，忠实反映出太阳的运行，亦成为人类记录时光流逝的工具。

就像影子折射真实世界那样，人们也对影子折射自己的哲思。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把人的境遇比喻为受困于洞穴，只能看到洞口对面墙体的囚徒，由于身体受到束缚，无法真实地认知自己和周遭，他们会一直把外部世界投影在洞穴矮墙上的影子认作真实。而在德国作家沙米索的笔下，故事主人公彼得·施莱米尔，在恶魔的怂恿下出卖了自己的影子。他本以为影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丢掉影子是一件毫无成本的事情，没想到，由于不能投下影子，他就失去了他在真实世界里的位置。

贡布里希的《阴影：西方艺术中对投影的描绘》即是一本“影子之书”，它向你指出看待艺术的另一种方式。当我们凝视画面中那些迷人的形体，不妨顺便留心那些被画家们处心积虑安排的影子。

贡布里希是西方传统艺术史的最后的一位大师，W.H.史密斯文学奖、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十字勋章、黑格尔大奖、巴黎法兰西学院勋章等奖项的获得者，任何一位研究艺术史的学生，都不可能错过他最经典的普及读物《艺术的故事》，那几乎是一幅面向所有人的、关于艺术王国的通用地图。在贡布里希一生成长的作品清单里，《阴影》不过是一本小册子，如果强行拿掉那些不可或缺的图片，文字部分可能仅仅只有一篇论文的体量，却妙趣横生。与“艺术王国的地图”相比，《阴影》是一本独辟蹊径的小攻略。

贡布里希建议他的读者：心里想着阴影，再去重新考察美术馆的绘画，把周遭世界万事万物重新再看一遍！

在希腊语中，有一个专门用来形容错觉绘画的词skiagraphia，意即“绘影”，而对光和影的研究，最终成为西方绘画传统中最为明显的标志。5世纪早期的埃及艺术和希腊瓶画都没有立体或明暗表现法，在绘画高峰来得特别早的中国人那里，东方水墨画也早早地提取出了线条，而故意忽略了阴影。因此可以说，是光线和阴影，塑造了整个西方绘画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物体的高光、衣袍褶皱在光线下的起伏，他们也懂得避开强光来获得柔美的轮廓。“不要让你的人物显得像被阳光直接照亮一样，相反，你要设法在物与太阳之间插入一定量的雾或透明的云，这样，影子的轮廓就不会与光的轮廓冲突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在他的笔记里反复研究光源的路线和落点，并记下大量的心得。据说维米尔等画家利用小孔成像的光学原理来作画，浮雕工匠也都善用烛光在墙面上勾勒人物侧影，再用陶土填满轮廓来巧妙获得造型。

一代又一代的西方画家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解锁出越来越多阴影的妙用：太多画家描绘基督受难的场景，于是杰罗姆把他简化成被照亮的土地上只剩下三座十字架的影子。霍尔曼·亨特画年轻时的基督，正快乐地舒展着身体，仿佛在伸懒腰，但他身后的影子，形成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造型，仿佛某种预言。奥托·范·维恩画手持弓箭、满头卷发的可爱丘比特，但影子的视错觉，却是满头蛇发的恶魔手里捏着两条蛇，寓意爱也会带来嫉妒和伤痛之毒。政治漫画更是利用阴影大做文章，讽刺画家格兰维尔，画了一组当时的法国内阁成员，他们衣冠楚楚，他们投在墙上的影子，却是酒瓶、恶魔、猪猡和火鸡（盲从者），深刻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凡有光之处必有阴影，影子便是光与实体交界处的亦真亦幻，它不仅揭示一种视觉现象，更是象征和意义的原乡。